



钱学森与夫人蒋英 一部“真实版的偶像剧”

妻子差点当了“妹妹”：
儿时蒋英曾改名为“钱学英”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和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早年就读于浙江杭州求是书院（现浙江大学前身），18岁那年，两人又以文字互契而结为好友，后一起留学日本数年，一个学军事，一个学教育，回国后均居北京。因此，蒋、钱两家关系甚密。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是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陆军上将，著述宏富，以“兵学泰斗”驰名于世。蒋英是蒋百里的三女儿。只有一个独生子的钱均夫仗着同蒋百里的特殊关系，直截了当地提出要5岁的蒋英到钱家做他的闺女。蒋英从蒋家过继到钱家是非常正式的，蒋钱两家请了亲朋好友，办了几桌酒席，将蒋英的名字也改为钱学英。

蒋英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过了一段时间，我爸爸妈妈醒悟过来了，非常舍不得我，跟钱家说想把老三要回去。钱学森妈妈答应放我回去，但得做个交易：你们这个老三，现在是我干女儿，将来得给我当儿媳妇。再说，我自己在他们家也觉得闷，我们家多热闹啊！后来我管钱学森父母叫干爹干妈，管钱学森叫干哥。我读中学时，他来看我，跟同学介绍，是我干哥，我还觉得挺别扭。那时我已是大姑娘了，记得给他弹过琴。后来他去美国，我去德国，来往就断了。”

钱学森的“强硬”求婚：
你跟我去美国吧，现在就走！

良好的家庭环境，使钱学森和蒋英自幼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和家庭教育。蒋英儿时喜爱唱歌，颇有音乐天赋。1937年，蒋英考进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从此开始了她在欧洲学习音乐的漫长旅程。

著名作家金庸是蒋英的表弟，他曾在早年文章中描述过她的歌声：“不是捧自己亲戚的场，我觉得她的歌声实在精彩之极……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

而钱学森，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对艺术也很热爱。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钱学森和导师冯·卡门共同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卡门——钱学森公式”。从此，钱学森一夜之间举世闻名。

蒋英的父亲很想撮合这一对杰出青年，他到美国考察还专门到钱学森就读的学校，把12年未见的蒋英的照片给他。“二战”之后，蒋英回到国内。这一年，蒋英邂逅了同样学成归来的麻省理工学院

的教授钱学森。一个礼拜之后，钱学森决定向蒋英求婚。他对蒋英说：“你跟我去美国吧？”蒋英说：“为什么要跟你去美国？我还要一个人呆一阵，咱们还是先通通信吧！”他反复就那一句话：“不行，现在就走。”没说两句，蒋英就投降了。桂子飘香的季节，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喜结鸾俦。

在波士顿的“蜜月期”：
恩师透露“钱完全被她迷住了”

后来蒋英透露，当时她妹妹曾劝她不要接受钱学森。但是比钱小8岁的蒋英从心里佩服钱学森：“他那时很出名，才36岁就是正教授，很多人都敬仰他。我当时认为有学问的人是好人。”

这年9月26日，钱学森与蒋英赴美国波士顿，租了一座旧楼房，算是安家了。新家陈设很简朴，二楼一间狭小的书房，同时也是钱学森的工作室。起居间里摆了一架黑色大三角钢琴，为这个家平添了几分典雅气氛。

蒋英长期在德国学音乐，来到美国后，一时英语还不能过关。钱学森就抽空教她学英语，还不时用英语说一些俏皮话，逗得蒋英咯咯地笑。因此，从这座小楼里时常传出笑语歌声。

钱学森的恩师冯·卡门教授谈到钱学森的婚姻时，也显得异常兴奋：“钱现在变了一个人，英真是可爱的姑娘，钱完全被她迷住了。”几年后，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在《钱博士的苦茶》一文中说：“钱和蒋英是愉快的一对儿。钱的一家在他们的大房子里过得非常有乐趣。钱兴致勃勃地做了一桌中国菜，而蒋英虽也忙了一天来准备这些饭菜，却毫不居功地坐在他的旁边。但蒋英并不受她丈夫的管束，她总是讥笑他自以为是的脾性。与钱不一样，她喜欢与这个碰一杯，与那个干一杯。”

钱学森屡屡玩“失踪”：
蒋英急冲冲找国防部“索夫”

1949年，他们女儿的出生正值新中国成立，钱学森夫妇打算回来报效祖国。但是受麦卡锡主义迫害，钱学森被美国政府软禁。1955年回国之后，不久钱学森就一头扎在了大西北，在人迹罕见的大沙漠中与科技人员一起风餐露宿。有时，他神不知鬼

不觉地返回来，蒋英问他去哪儿了，他只是淡淡一笑，就算支应过去。

蒋英回忆说：“那时候，他什么都不对我讲。我问他在干什么，不说。有时忽然出差，我问他到哪儿去，不说；去多久，也不说。”于是，蒋英讲起那个听来啼笑皆非的“索夫”故事。有一回，钱学森又“出差”，一去又是几个月，杳无音信。急得坐立不安、寝食不宁的蒋英，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亲人死活不明的痛苦折磨，急冲冲地找到国防部问：“钱学森到哪儿去了？他还要不要这个家？”

其实，这时的钱学森并没有失踪。1960年11月5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电讯通稿：中国第一枚“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在中国西北地区发射成功。蒋英心想：莫非是他？“他回来了，我猜中了。”

晚年生活“富有情趣”：
一起探讨艺术与科学的问题

回国后几十年里，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她总要请钱学森去听、去看、去评



童年



青年



老年

论。钱学森也把熟识的科技人员邀去欣赏。有时钱学森工作忙，蒋英就录制下来，放给他听。一个献身科学，一个从事艺术，双方并没有因在各自不同领域而“隔江相望”，反而互相促进、共同启发。

1991年10月16日，钱老在人民大会堂颁奖仪式上即兴演讲，他说：“44年来，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后来，为了照顾钱学森的工作与生活，领导安排蒋英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歌剧系担任领导并任教。到了晚年，夫妇两人依然生活得富有情趣，非常充实。他们的女儿透露，父亲在病床上曾对母亲说：“你出了那么大的成绩，今天我不能陪你，我获奖的时候你总在我身边，实在对不起。”

雨晴/整理